錢文敏公全集

茶山文鈔卷之五

武進錢維城稼軒著　弟維屏　維喬編次

姪鉞伯垌　錯致純　子中銑　中鈺校字

記一

增修更鄉縣儒學記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直隸省試榜發江浙士子占籍獲儁者衆御史以爲言

天子下九卿集議特嚴其禁是時更鄉縣知縣吳君教授蔣君訓導劉君方增修學宮別立講堂將使士子肄業其中而蔣君爲之師毅然以振興文教爲己任工成

請記於余余曰諸君子可謂知本矣歐陽子之言曰病之中人乘乎氣虛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今占籍者之紛紛而來也或亦有所乘此其法先自治而毋以急攻爲也人之趨利也甚矣雖多爲之禁防猶不止焉禁愈嚴則利愈大即觸重罪有不顧冒籍之罪不能更重於發覺胠篋也其利又非特發覺胠篋也雖峻其防庸能已乎且禁之而已亦非邑士大夫之幸也何也其所益者一其所損者亦一而隸解額而占籍者得太半焉去之是增額太半也是其益也然土輕去其鄉而就試於此必文藝稍優於地著邑之士人非痛自責勵務求勝於所優則不得借爲去之是得之

甚易而可廢學也是其損也其所益者科名之事也其所損者學問之事也科名之與學問輕重不可同日語矣然則有損而已其益吾不知也今夫水之行必趨下爲之隄防以壅之不能止也且有潰決之患培之使高雖導之不來或反注焉良鄉古燕地若李景略梁德珪文章政事載在史冊流風餘韻未有艾也況今密邇京師爲首善之地多士誠以讀書力學爲事務取法於古人而不斤斤於一時之得失彼占籍者將望風而却走焉又何禁防之足云諸君子可謂知本矣雖然諸君知是之爲本而抑知更有進也今

天子崇儒重道慎簡視學之臣諸君誠能仰體教思重

自振勵非時藝之是工而經史之必究毋榮利之是騖而禮義之必尊陶之洗之又磨礱之加薰沐焉數年之後將見道德明秀風俗茂美所謂樂學之道成而頌天子太平之功者於諸君有厚望寧獨爲決策發科地哉請仍以歐陽子之說進

三烈婦記

烈婦多矣此何以記記奇節也湯氏娼家婦李氏婢也出汚泥而不染故曰奇李氏者其事益奇而死不死未可知也未可知曷云烈存疑也疑從重

湯氏

天下之有爲而爲者非其至者也有爲而爲者非特其

利也名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古聖賢之盡之者盡其在我而已盡其在我則無求於人非以見信於吾君父兄弟夫婦朋友也盡其在我則常歉於己非謂吾已克盡乎臣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古來之以奇節苦行表著於一時揚名於後世者其皆所不得已乎吾不敢謂安常處順之一無可表見也亦不敢謂表著一時揚名後世者必以奇節苦行見也然而世每津津樂得而稱道之舜之於父子周公之於兄弟皆其類也其有爲而爲者耶其無所爲而爲之者耶曾子之養親也可謂先意承志視無形聽無聲矣孟子僅曰可以孝之本無可滿也而閔子特以孝稱楚懷王之於屈原也斥

之放之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而行吟澤畔冀君之悟卒至憔悴自沉於江而不悔嗚呼其何所爲而爲之耶世之稱節義者吾知之矣務耳截髮殘毀支體刎頸縊首之死靡他其行甚苦然或者篤琴瑟之好顧名義之重耳烈婦湯氏則大不然烈婦瀋陽小家女也非有詩書之教母氏之訓也其嫁於某甲也食貧居賤無以爲生夫也不良視如讎寇非有惕於非義之不可爲而恩義之不忍背也侯氏者名娼也某甲舊所狎也侯氏以其貧爲某甲娶婦非爲某甲娶婦也侯氏老而將謀代焉烈婦之始嫁也某甲與侯氏陽暱之繼而甘言以誘之華衣美食以豔之不可則怒詈之挫辱困苦之加鋒

楚焉凡屢死矣而終不可而終以死嗚呼烈婦何爲者耶士大夫不幸而處倫常之變慷慨激烈以瀕於死亦未有如烈婦之酷者也君父雖不賢亦未有必欲其臣若子爲下流不肖如烈婦之所爲者也即有欲爲其所爲而迫之以若是之酷委曲隱忍以自免於死天下後世未有不哀而諒之者也爵祿在前刀鋸在後自非特立不懼鮮不爲其所移讀書明理之士平居侈談忠義一旦遇事變或稍稍改節焉且以令名終者比比也烈婦何爲者也

李氏

李氏蜀之隣水人袁榮妻也本農家女不知書美而性

沉毅歸榮生子數周耳木工閔子儒嘗以傭至其家見氏而悅之謬與榮嘗者假室而同居與氏宇相對也氏勤女工不數數出子儒問與語多不答居一年未嘗見其疾言且喜笑聲也欲挑之不敢發將以暴而懼爲隣里之所鬪則紿榮曰某寺之田肥質之廬而耕所獲且倍榮信之攜妻子往耕爲廬去寺遠左右無居人而田實將乃不及向所耕榮悟其紿已誓之將遷而依其兄子儒念事不成不如殺榮彼婦人何所逃將遷之夕氏方籍燈爲組紃聞其室有大聲特與趨視之則子儒已持斧擊榮死矣氏大呼出戶子儒追執之手斧而示之曰而夫已死而將焉往此地去人居二三里而號安所

得闘亟止而啼否則與而子俱死斧下矣泣而閉諸房
加扃焉氏遂不復啼子儒旣埋榮屍挈婦若子與俱遁
行山谷無人之地七日而達巴縣鍵氏於室賃田而耕
則復無左右隣居者也越三年氏未嘗與一語子儒晨
出暮歸出則扃戶佩一刀甚利雖寢臥不暫脫氏自念
吾與讎人處三年矣彼伺吾密吾無可報讎者不如死
復又念曰吾不死於斧今自引決勢必與吾子俱死死
則脫矣矧讎終不可復而又失吾身且吾伯氏不知不
且以吾與若共謀以殺吾夫者乎居久之復又念彼之
日夕伺吾者以不與言也佯與之言彼必喜不疑乃得
乘間以白吾冤遂與之言且歡洽子儒果大喜解佩刀

啟戶竟出氏度其去遂抱其子走未數里遇縣役恐懟其事令拘子儲至訊之得實遂伏法嗚呼氏之所遭大不幸矣其茹冤含痛至三數年不可得自中且輾轉自疑卒以全其孤而報夫之讎其事往往與古人合論者謂其獨少一死耳當子儲伏法時持讎人頭以祭紫之靈遂自殺以報之豈不眞誠千古一烈丈夫哉氏之死不死未可知然吾知氏之必死也夫人能茹冤含痛至三數年不言不笑卒以全其孤而報夫之讎較之義不反顧號泣憤激以死於讎人之手或宛轉自裁於溝壑之中將孰難而孰易耶氏顧熟籌之忍而爲其所難獨不能爲其所易耶直氏縱不死而以不爲其所易而并

沒其所難非儒者與人爲善之道也故序而記之

李氏

烈女姓李名蘭香長安諸生李氏婢也年十六父某以貧故得錢十五千鬻爲烈女性沉靜寡言笑無事不出外室出則亟反遇諸僕無一語亦未嘗獨出也李生以烈女之不凡也不以婢畜將爲求偶而字焉其僕張三者與烈女齒相若私計得之而未敢自達欲挑之者屢矣不可得間積二三年愈欲得之會李氏有貴客盛爲張具舉家入厨下命烈女返樓中取具張三竊知之尾以行烈女登樓張三扃其門自後擁之烈女怒批其頰益持之堅烈女大呼而樓去厨中遠不得聞烈女益大

呼張三度事不成且敗露欲殺以滅口而倉卒無兵刃以麻稭剚其腹深數寸遂死李生妻怪烈女久不至命小婢瞯之樓扃則亟以白李生生與他僕至抉門門扃堅梯而上張三踞屋角發石擊僕顧呼曰蘭香死矣門不可開也李生詐曰第下且得活吾無苦汝乃下執之官論如法故事婢妾之以節烈死者其主不得入節孝祠表旌而已嗚呼世之論人也將徒取其家世閥閱足以取重一時已哉將別其賢否而論列之也禮貴者不與賤者齒特其生存無事之日貴賤不可混耳若其立節表行卓卓不可磨滅則其出於廝流下賤者爲尤難且家世閥閱之足以取重一時者何限其嘖嘖稱當時

所矜藉既死而猶稱道之弗絕則在彼不在此安在其爲貴爲賤也雖然烈女之烈非獨於其死然也其嚴正之氣凜凜乎不可犯已見於平日矣彼特葆其性之所固然而守其行之不可汚而何祀與不祀之足云

郭孝子復讎記事

郭尚貴楚人朝有子也徐行醉與朝有鬬而傷病五十二日死吏驗訊抵傷而釋之尚貴年十四母姬氏弗以告殯泣而誌之曰讎復乃葬居十年尚貴壯有室姬氏壽尚貴拜於庭姬泣曰兒知吾生而忘而父之死乎曰敢問其詳導於殯跪而告之曰徐行實殺而父吏以爲病杖徐行而勿罪也我婦人也汝幼且弱讎之并命無

益吾是以勿汝告也而殯以俟汝今汝幸成人不報何以葬而父尙貴聞命號而出求之弗得潛於里門夜徐行醉詈於衢尙貴以斧擊而殺之反告母也而自歸於獄論死時乾隆二十三年也二十六年

上命囚久繫者減死尙貴改徙姬盡鬻其產以贖焉尙貴歸葬朝有

雲海松濤圖記

向讀前人遊黃山諸記惘惘者久之顧以薄劣遭逢

聖明待罪禁近青瑣布襪非所宜云傳有之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蓋夙昔所夢想不得終陟深阻跂羽人之幽期託諸吟諷誌永矢而已

黃山固極幽叉天都始信諸峰硐谷迴互斷絕或假樹木藤蘿貫緣以通與雲氣相逆游遊者不得爲猿猱飛鳥往往半道阻險倦去以故諸奇怪竄僻趨藏甚留以來莫得記述雖古寺老衲躬居山中轉述聽聞矜奇駭異以詫遊者大都揣虛躡影非所履睹矣即有好事者不過涉其藩籬登其堂階止耳未必能盡探其奇也而發爲嗟歎溢諸文詞已令人洞駴心目流連愛慕如此夫蓬萊方丈瀛洲特方士荒誕悠謬之說世猶羣欲覽之況實有此境在邦域之中道不出千里無神風大海之隔而能無戀戀於中乎往者輙自署爲黃山外史今屬武林沈君同邑張君爲雲海松濤圖縣之壁因記幀

首又岡之山窮僻無可佐食飲故人不多往暫往亦不可居然山中道士往往多二三百歲者汪易初云

環翠亭記

余讀史漢外戚世家觀其所以興及所由廢敗喟然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信哉人臣幸得託肺附致位將相不務公忠體國吐哺握髮登進賢士大夫以勞公家惟臺沼狗馬以甲第遊觀相誇耀甚者穿城引水僭擬逆制奪官私田舍以自封殖不為子孫世守計毋怪乎赫然一時不旋踵而禍敗廢斥為天下笑也慶公雲溪佟氏

孝成

孝懿皇后外家也其先自遼歸

太宗文皇帝有功後從

世祖入定中原功最與范氏俱爲開國元勲稱首佟氏

公者二人他爲貴官一二品以上甚衆其勲在

王從載

國史者先後相望焉學士弢以才武爲護章京典禁兵直宿衛司門禁鎖鑰啓閉身長八尺善騎射勇力過人然雅好文史工詩畫嘗與余過直次輒縱談往往自多其詩余所謂環翠亭者邀余過之亭數楹池環其前則石以渡有堂有軒軒之後爲藤架前爲廊廊之前竹數百竿稍西翼然而高爽然而深者爲樓爲奥室又折而西

爲射圃雜蒔果蓏蔬菜桃百餘株草亭一時方盛旦濃
綠交陰蔚然淸凉可以忘暑矣故環翠之所以名也然
方不過一畝曲折數步略甚與包跨陵谷窮極幽阻者
若堂坳之與江海不可以度量道里算數其大小也然
而宴談樂之中嘯其間羅列古人法書名畫焚香煮茗
品題之興至揮翰墨瀋淋漓盈紙汚及袍袴間以詫客
客亦樂之與其抵掌論議終日不倦比視鬭治狗馬馳
騁飲食爲樂者何如哉夫朝廷之於勳舊未有不欲終
始保全之者也歷觀上古綱亦少密矣要亦自有以致
之人情雖甚不肖豈樂禍患而厭安全而卒不免者蓋
中於驕矜而患生於多欲也疑深家世閥閱其與念嫌

許史梁竇之徒何多讓焉若與之比權絜勢不可同日語矣終以謙飭多所遐讓百年以來子孫富貴不絕然則我

國家之於勲戚恩禮厚而制不使有踰勲戚大臣之所以兢兢業業以貽子孫與子孫之所以世守其業者方之前代豈不相懸萬萬哉語曰即小可以見大行其鄉其國可知也登其庭其家可知也斯亭亦云

聖武遠揚西域效順

大閲禮成恭記

乾隆二十有三年冬十一月

皇帝既定西域條支奄蔡安息抒罘于闐之屬自史傳

之所鈇鉞竄逐不可稽者莫不望風輸款出其馬牛羊橐駞獻於軍門願爲外臣比於四十八部於是左部皆薩克布魯特等既先後入覲而右部哈薩克汗遣其子卓蘭及塔什罕城回人布魯特首領復來覲京師
皇帝幸盤山遂大閱於南苑將以宣示
國威震懾無外非徒簡軍實修教明論國道也而先是回部居準噶爾西數千里其和卓狡服叛不恒我師旣定伊犁益大興屯田陽關以西俟尉相望蔚爲沃壤乃以百勝之威鼓行而前避擊甯跣遂竄西游而先是我師平伊犁執逆死齊阿睦爾撒納乘機搆釁煽爲四部台吉長將竊據焉而不虞我師之速濟也旣厭取逆誅

弗成賊黨日盜離叛乃奔哈薩克哈薩克即古大宛其
汗阿布賴畏我
威德將執之以獻賊覘皆遁奔俄羅斯窮竄以死而先
是準噶爾酋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噶爾丹策零之子
也暴虐其衆喇嘛多爾濟簒之達瓦齊又簒之日尋干
戈民不堪命其攸闕而來告者旁午於道阿睦爾撒納
最後來乞師
皇帝不忍其民之無罪而罹荼毒乃
命將軍班第征之踰阿爾台入伊犁犁其庭達瓦齊跳
而走追及之於格登遂俘以歸不數月而大功成前史
未之有也而先是

世宗憲皇帝時策妄阿拉布坦盜劫我馬跳梁於北路我額駙超勇親王策凌擊敗之策妄僅以身免而先是噶爾丹濫恃其遠侵略諸部

聖祖仁皇帝赫怒親征陳殺其妻阿奴噶爾丹仰藥死事蕆

親征朔漠方略中方準噶爾之強也侵我北邊劫我西域以

兩朝數十年之憂勞一再克之時會甫集延息於今及其衰也禍延於牀笫之間變生於骨肉之際篡弒相尋亡不旋踵夫伊犁之地非不廣且饒也阿爾台之山其爲險隘自若也四衛拉特引弓躍馬之衆非少於疇時

也

皇帝謀諸九重之上發之萬里之外蹈瑕批隙如摧朽株然而兵不過數千期不過數月無懸軍束馬之勞無亡矢遺鏃之費金鼓所致懸聲而靡而希羅斯之族無遺孫焉故曰事變與而成功大天時人事各有會也難

僉曰凡此蔡功維斷乃成

皇帝內斷於中動與天合故能視萬里如戶闥繇合翳應收功於萬全而無疑不然天與不取坐失事機古人之太息於事後者豈少也哉軍興以來我中土之民未嘗有轉輸征調之苦安西甘肅邊邊之民安其耕鑿如無事然江南治河歲費金錢數百萬河南山東亦如之

四方之偶以水旱偏災告者賑恤之費亦如之過師於
祖帑而人不知勞以天下之義供軍儲人不知費非至
仁大勇其孰能與於斯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
乎夫寇在遠而備在邇古人之所譏也有步伐止齊之
可觀非臨陳決幾之可用亦前事之所戒也
皇帝握機提綱神謀天縱因糧於敵以夷攻夷不以勞
中國士馬收勝於絕域而京師武勇之士滿洲蒙古漢
軍二十四旗及前鋒護軍數萬衆韜其武怒無以自試
因以賚勳飲至之先張皇其氣而振作之且使遠夷之
來者睹士馬之多且壯旌旗之盛戈甲之精銳鋒礮之
威進止之齊陳之堅號令之明以肅

聖天子躬擐甲冑撫而臨之呼聲動天士氣百倍咸曰天子六師可以拂山岳傾江海而不必用不過命將一二人出師數千人而已發蒙振落摧折吾素所畏恐而服役之者如是不益足以消其傑驁之氣而堅其歸向之誠乎此千萬年綏靖之猷莫宜三年大閱五年大蒐周禮之故典哉語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斯言諒矣 臣伏攷史記大宛西南夷傳自樓蘭姑師以西近者二千里遠或數千里弱者數萬彊或數十萬諳多夸失實今拓地二萬里至於西游史記所云不足以當一昂者然且漢使數十百輩所賫幣財物無算貳師之擊宛也少年邊騎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馬驢騾十數萬

戍卒十八萬由今以觀何其僃也然張騫鑿空多傅會漢使尋河源妄所謂崑崙有徵辭焉故遷作禮樂八書而不及兵乘獮腰之典行於武帝而書不載非無謂也自周禮而後蒐閱之禮稍見於開元大率仿高齊宇文周法宋制略備亦仍前代具其儀節而已葢其時皆未有殊勳絕烈足以震懾中外者聊以農隙講武循故事

爲臣以菲材待罪

禁近我

皇上淵衷默運克敵制勝之妙非管籥可窺測伏讀

聖製西師詩一千七十言乃得略識顛末及

親臨校閱復得從諸臣後身歷之右仰見

聖武布昭軍容赫奕實足以超越前古垂示無疆不勝
踴躍慶忭之至謹恭錄臚拜手稽首而爲之記若其
行列進止之數則軍禮存

岳樂圖記

木蘭週千里山川沃衍林草豐茂飛走之屬宗生朋遊
以蕃以鄰我
皇上紹
前烈順天行白露既零選徒行獮四十九旗蒙古及新
附厄魯特回部諸藩長莫不鱗集仰流翮聚景從所以
詰戎示度甚盛典也其山之最著則有若興安大嶺巴
龍栗蘇臺若鄂爾楚克哈達若查克丹鄂佛羅若僧機

圖雄奇秀拔不可殫述其北圖曰岳樂燉嶺之內一峰嶢然色如青蓮石勢崚森嶙峋承附蒼松丹楓深紛滿壁圖經所闕莫得而詳焉若側石穴有虎乾隆十有七年壬申秋

皇上行圍擊以神鎗再發而殪刻石以記之又十年癸巳秋九月 臣維城扈

蹕於此恭

命為圖 臣伏見兩崖相去三百餘步中距溝樹石參錯精覩弗辨而神鎗所施火不虛舉敬讀

御製虎神鎗記鑠哉歟而

天威之震神機之應如此乎其發與而莫測也夫事有

徵而察著邇而徵遠斯登特服猛除暴震慴於一時一地而已哉我

皇上文武天縱廣運數萬里外妖狐狡兔跳梁竄伏於穴窟之中非不憑恃遼阻而皆已雷爍霆震一舉而收之今之負弩控弦而從者皆所目擊而神懾者也則即以此鎗爲妖腰亂領之先聲而屬員瓏挺屹立於巖之側者謂與伊犁格登伊西洱庫爾淖兒之碑共昭

聖武於萬萬禩誰曰不宜臣以丹青末技獲睹斯盛不勝榮幸而爲之記

重修繩匠衚衕關神武廟記

人情有所不安者大抵暱近而忘遠親戚之遠或不如

鄉里之近此大惑也然古者比閭族黨莫不有道以相親愛故孝友睦婣任卹之行起於家庭達於里巷皆自其近者推之今夫鬼神出入心生也其道雖杳渺不可知而實不遠於人情其聰明正直而壹者尤當以人道求之蘇氏曰神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固無遠之非近也而神明肹蠁亦必自其近者記曰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古之人未有不敬其里者而況其里之神而謾者乎經匠衙衕舊有關神武廟去維城居數十武庚辰歲戶部侍郎于公將遷居
賜第屬余曰神武廟與敝中同里敝中歲時主其香火今以屬子維城瞻拜廟貌則丹青黯昧榱棟傾圮風雨

鳥鼠無所蔽除慨然曰鄉先達有寄居吾里者苟或寢處不完衣履多缺猶將敬進而葺治之况明神所棲衛宇相望而視其傾毁將就殘廢吾輩幸有一椽得寬然瘦息其下乎與于公謀所以新之于公曰是某數年之志也於是與刑部尚書秦公告諸同里共襄厥事其有慕義而來者聽之洪洞劉君秉愉秉栝昆弟居去廟尤近朝夕臨視便俾董其事而經修裴君麟閣之獨出七百餘金凡歲餘工畢敝者拔之缺者補之塗堅黝堊又丹碧之壯且焕矣更以其餘買旁屋之舊隷於廟者收其庸以贍廟祝規制粗備爰記其顛末勒諸貞石俾入廟而見神之靈曰在吾左右如父兄師保之切畏敬之

念油然以生且益敦同里之誼并以告後之居是里者循緒而時葺之庶久久勿壞云

西安縣重修儒學記

聖人之道平易中正其近始於閨房子弟和順孝敬之節推而極於邦國天下明天察地之盛不爲幽奇惝怳之言不爲驚世絕俗之行其淺者愚夫婦可以與知而學士大夫或不能知焉自世教衰微異端並起釋氏老氏乃以其虛無清淨之說破碎大道以繆愚天下天下無智愚男女老少壞其身家離其骨肉相率而從極施皈依狂易奔走卽有一二豪傑自命之士大辯而疾呼之莫可救止若是者何哉義利之辨不明而禍福之說

有以中之也儒者論是非不論禍福其言淡泊而不足信難以家喻而戶曉此歐陽子本論所爲反覆而三歎也哉

國家撫有九寓

聖聖相承治化翔洽正學昌明我

皇上以天縱之聖稽古右文撫西域二萬里之地設學校而柔之文教覃敷伊古無匹二十七年秋維城方待罪秋官奉

命視學兩浙明年七月試士衢州衢州爲浙西南邊地扼閩粵江右之衝康熙十三年耿逆遣兵總督武定李公諜知之卽發騎據守賊阻仙霞嶺不得下乃以間道

出溫台處州縣相繼陷沒復自衢之旁邑掠金華嚴州至於分水李公居賊四圍中悉力調度卒以蕩平故浙東之郡多爲賊所殘破獨衢以公故城池學舍壇廟倉庫得完此固公之忠誠亦衢之士民咸知大義有以助之也西安爲衢附郭邑自李公用兵以來七十餘年學宮歲久不葺多坍敗諸有司方謀新之邑故生員鄭貞幹妻杜氏遵夫遺命首捐白金一千兩於是邑士民踴躍恐後知縣張君錫爵劉君甫岡先後倡率復邀紳士徐汧琛斌徐瀾與士本董其役自戟門大殿崇聖祠及明倫堂忠義祠以次修理輪奐逾於舊是役也經始於乾隆二十五年三月乾隆二十八年八月迄工縻白金

三千一百三十兩有奇有司告成於學使者於是學使者執筆而記曰

國家建邑首立學宮祀先聖先師命學官試民之俊秀者補生員如額以教以養涵育而薰陶之德意甚厚而諸生或不能講守師說流於曲學不稱

朝廷重師儒以樂育人材至意夫郤氏殘耳不死其夫以千金之重不爲琳宮梵宇之助而修夫子廟此學士大夫有難能者嘗讀詩至兔罝曰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而賢人衆多也至汝墳曰文王之化行婦人能勉君子以正也至殷其靁曰大夫妻能以勤勞閔君子而勸以義也夫王者之治其化學士大夫易而化野人也

難化野人易而化婦人女子尤難是故好德而勸於義與其君子相勉以正不背旣死之命而以其貲上助

聖天子薪蒸棫樸之治其所見何如也向非

國家教化涵濡百年之久道德一而風俗同天下咸知崇正學而熟見端惡得有此哉二南之風不專美於前矣若夏有司之董率經營紳士之慕義而趨事亦有足多者得備書之

雲和縣重修儒學記

處州北界金華西控衢東南距台溫在萬山之中無尺寸平壤可耕之地其田率在峰頂及腹或嶽山厓澗磬而築之勞苦倍他郡其俊秀者日務服力南詩書學術

文以應童子試故處州之士農而士者也而雲和在處之西南去郡百二十里本麗水之浮雲元和二鄉明景泰三年以巡撫孫元貞請置縣地不滿百里皆崇山深溪無可墾闢在處尤以貧窶稱其解讀書應試者六七十八耳乾隆二十七年冬余同年友寧羌王君以餘姚改調茲邑下車則蹙然曰古者諸侯獻士於天子小國歲一人今試童子者不及百自明嘉靖辛酉百數十年來邑無登甲乙科者其何以稱

朝廷牧民養士之任及謁夫子廟又蹙然曰學校爲儲才地今頹廢不治有司春秋襻奠無以展敬又何以勸多士乃與教諭姚君梅訓導侯君麟謀新之各捐俸以

先於是邑之士民競踴躍不踰年而落成規制宏敞一復其舊二十八年秋余來按試舉請余記之余聞古者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故士爲四民之首農次之然入則横經出而負耒大率士而農者多也處其有古之風耶田蕪不治則農恥之經不明行不修則士恥之處之士其有愧於古之農乎然吾聞山川鬱積之氣其有所發者則必有所息息之久而復發則其發也必盛處之人文英盛於宋自元迄明亦少息矣其勃發而益盛將在斯時歟今

聖天子棫樸作人四海之內無有遐僻咸蒸蒸向化而

王君適以其時崇修學官以振興文教爲已任所謂迎

其機而導之者耶知府李君告余曰王君之爲治惻怛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余以其事考之良信因書之以應士民之請

中山書院記

名有異而實同說有是而實非不可不察也古者國有學術有序黨有庠家有塾皆學也今郡縣各有學京師有太學皆官爲給食或賜田太學則有膏火郡縣學則有廩糧有學租以贍貧乏

國家養士之厚如此而賢有司之留心教化者往往擇高等弟子員與民之俊秀別立舍以教之名曰書院書院與郡縣學其教一也所謂名異而實同者也癸未秋

予試士溫州閱郡志見李維楨郡學記曰周公立學科
條備矣孔子家在洙泗士就而學焉非創爲室也俗儒
不察別立書院台致生徒舍官師而惟是之從於是國
有二師里有二弟子夫孔子未嘗創學宮是也而以書
院之設爲國有二師非也教不本於先聖先師而流於
異端曲說雖以一人爲之猶二師也不然雖千百人猶
一師也維楨蓋懲夫當時王畿李贄之流而不知其立
說之過此不可不察也溫州舊有東山書院在華蓋山
雍正壬子巡道芮君復傳移建積穀山未竟而罷今巡
道三韓徐君知府甄城李君力興復之別擇地中山中
山者溫之祖山也鳩工庀材逾半歲工畢名曰中山書

院而以東山故址爲童子學凡舊田之爲吏民所隱者釐而出之於是有學舍有廩餼五縣之士弦誦其中旁及他郡嚮風而至可謂盛矣夫教化治之先務而俗吏忽之宋光廟時謝司諫守永嘉下車撤月責民之私公田不應令者歸之學爾郡藉歎陳傅良記之謂吏方急他務而謝獨加意學政以爲難今二君之爲治其與司諫何如也惜郡志不載謝守事而予又無傅良之學言無足取聊以繼楨之說論列之如右

中山書院題壁記

癸未秋九月予試士栝蒼時溫處道鐵嶺徐君溫州知府甄城李君方復興中山書院旣各爲文以記之且鄉

寄其緣起而屬余序以試事亟未果越十餘日抵溫州謁至聖已與諸生會講於明倫堂循故事也諸生以次序講畢乃進而詔之曰自古道德與事功無二理也即文辭何獨不然古之爲文辭者皆以明道非若今之爲文辭者也然今之爲文辭亦何獨不然夫所謂文辭者非徒求工於字句格律之間揣摩勦襲以爲弋科名拾青紫計也

國家設科目以取士亦非欲得若輩而用之也然而卒不廢此者蓋將以覘其實焉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聖賢垂訓切於日用不能引而近之與一身之言動及天下之事相發明不能得其解即得矣而

憑虛索渺無所依據所謂思而不學則殆也諸生所云蓋循時師之說比附敷衍於聖人講學修德之道無所得無所得即不能發揮於文辭以求效於事實其爲文必不工工亦不適於用非

朝廷立學校設科目以取士及賢有司興復講堂延名師以振起文教之意諸生其戒諸旣以告諸生退而錄之以貽二君俾書之書院之壁而別爲文以應其請

三瑞圖記

天人感應之際根於理驗於氣理不可見而氣可見即氣亦不可盡見而氣之著物也無不可見大風揚塵沙天地晦暝物之値之也枯者折萎者仆反是而爲和風

輕雲隨之旭日暄之甘雨澍焉百物欣欣遂長於其間此非氣之可見者誠然氣之著物於物徵之物之感氣不能於氣徵之於是善言氣者不於天於地不於天地於物不於動物於植物是說也吾徵諸子思子思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栽者傾者物也培之覆之天也此以地氣徵天氣而以植物之氣徵天地之氣也何取乎植物也凡物之有盛衰枯長此動植之所同也然動物之於天地無所依著其附於地者非不還乎地者也植物者止乎所生之地而不遷氣盛則天地之氣迎氣不盛則天地之氣塞其盛衰枯長皆物自為之而所生之地無所改此可一望而知

也審是而人之積善積不善天之降祥降殃豈復難知也哉夫以地氣驗盛衰枯長此形家之言也以盛衰枯長臨諸物而因以驗天地之氣則吾儒之言也侍郎雲亭熊公家南昌其祖塋之在寶林者忽産紅豆數株芝草叢其下羣鶴翔其上人皆以爲祥熊公圖之以示余余惟公之來撫浙也勤於民事外嚴而內寬未明而起深夜而息凡所以興利而除弊者請求而亟行之若不俟終日然古稱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庶幾有焉夫一命之士苟心存利物於物必有所濟況大臣承

朝廷封疆之寄得以專制一省者乎吾不能以三者之祥卜其地之吉而獨以公之所爲卜三者之爲祥也或

曰鶴爲動物紅豆與芝皆植物也不足以徵地氣乎此形家之言余未之學也

茶山文鈔卷之六

武進錢維城稼軒著　弟維屏　維喬編次

姪鉞伯坰　錯致純

子中銑　中鉦　校字

記二

嵊縣重修學宮講堂記

教之盛也國與家不殊學其衰也人自為學古者家塾黨庠州序國學以次升樂正司馬以次選教學於此取才於此上有董戒而家無異說是以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周衰學校廢孔子與其徒講明而切究之聖道不明於上而盛於下此學之一變也漢興諸儒修七十子之

緒各以師承教授鄉里生徒或千數百人太學博士崇
其說不敢背於是有博士有經師上與下無異學而有
與教唐宋元明講學尤盛然其既也黨同伐異爭立門
戶國家之患亦往往因之夫講學盛事也經術事功之
所由生節行之所由立人心風俗之所由正然而非得
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不立也持之者其惟學
校乎我
國家
聖聖相承崇重學校凡所以表彰六經訓飭多士者靡
不至天下之學內則總於祭酒外則總於學政向之褒
衣博帶虛談性命者靡然而息豈非學有統宗千載一

時之極軌哉或謂學校取士專尚制義士不窮經而取給詞章雷同勦說之弊興敦行力學益不逮於古嗟乎此學者之過非教者之本意也夫

朝廷以文詞取士豈不欲其原本經術言可施行哉士自不以經術爲文章非文章不可以見經術也不揣其本而沓其末雖解而更張之庸有效乎此亦有司司鐸者之責也壬午之冬余奉

命視學於浙特嚴月課之法令諸生以時旁通諸經上其績按季而覈之浙東八郡人文推紹興嵊縣在紹東南隅較山陰會稽爲弱先是寶君炘令茲邑下車未久以興起學校爲己任時學宫歲久將圯謀於邑之好義

者咸樂輸工未竟調去黃君汝亮繼之益力任不怠卒底於成崇閎輪奐視舊有加焉宮之左偏爲講堂亦廢不治教諭汪墉起曰是墉之責也夫與黃君分任其事偕訓導孫昇捐俸以倡且謀於衆衆曰是烏可不治爭先焉是二役也一始於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一始於乾隆二十八年十月皆以乾隆二十九年三月畢工共糜白金五千兩有奇官爲勸士民各董其事吏胥無勞落故爲時有遲速而工無不堅告成於予予曰學宮講堂示民有學也三君子亟亟爲此與邑諸紳士不惜勞費歷歲月而圖成者豈徒以其名哉當思不負此宮與堂者是宜合而誌之以告將來

和母張太君慈訓記

紹興通判和君錦母張太君生和君及旬而寡苦志守孤卒以成名其懿行備見於孫虛船何克思齊次風周少湘諸先生序記士大夫皆能言之甲申夏六月予試士會稽和君手錄太君之所以教者凡十數條示予予讀之喟然曰是先正格言也豈特賢母之所以訓子哉太君之訓皆和君幼時家塾中語然推而廣之立身行已致君澤民不外乎是可謂約而該矣通判於郡爲閒曹所司者水利會稽東界江北濱大海中間溪河湖蕩支派交錯如螺紋然隄埝修築有時閘壩啟閉有分寸節度一不盡心則民受其患予之始得見和君也在癸

未之三月其親疷言半而喘問之曰日往來於湖海間濕淫所爲也今年和君病良已然予在郡不三旬往海上者常四三焉和君以保身爲僻以閉曹自誨誰責之者而盡心如此太君之教及於民矣和君又告余曰某嘗夜讀書隣有責子者竊聽之太君適至問何不讀以實對太君曰父母孰不愛其子有過而責於內恐人知也輟讀而聽彼必知知且讎汝卽不然而人有過而竊聽之非忠厚之道宜益高聲以亂之某志此三十年不敢忘嗚呼卽太君之立心可知矣和君之爲子可知矣

吳貞女純孝記

吳貞女鹽司孟樵女字巡撫熊公之叔子叔子未娶而

卒貞女以死歸熊余有文以論其事熊公曰吾無以報之矣其始至也吾哭而逆之曰吾女也已既至不食者三日吾婦病目不睫衣不解者數旬吾無以報之矣余曰嗟乎夫人爲此而冀報乎其牢而食同尊卑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名義至重非可易也且守之者難矣夫禮義之束人與囹圄桎梏同知其爲禮義而不敢越知其爲囹圄桎梏而不敢出　爲君子一爲小人然其束而不敢一也若乃至性之所激發順之則生觸之則死生死爲一心乃如結夫安得解乎故激發乎至性者其事每多過乎禮義過之宜也彼其情非緣禮義起則又安知乎過若曰吾過矣而抑之則且有不及乎禮義者

矣先王知至性之人之不易得而日流於薄也於是爲禮義以酌其中禮義之設爲夫不及情者而驅而範之也父母之喪再期而止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則且有泣血終身甘囚縶而不去伏節而死之者則豈爲既過也哉且天下之爲節義者多矣爲伉儷之情顧膝下之愛必有一端以係之於是茹荼守志老死無悔不得已則截髮劈耳斷鼻世均以爲難貞女何爲者也無一夕之好無一面之知無三尺之孤可撫而守而毅然矢死而不變貞女何爲者也無所爲而爲而又何以酬之且夫貞女不可謂不幸也古來忠孝之士遭時之變艱難困苦隱忍而圖之

者蓋有如貞女之所爲者矣而君父不之知甚乃屈折之小者督責大者放流竄之死而後快不啻如仇讐然往往然矣貞女之孝吾子知之不可謂不幸也特慮吾子之倘未必盡知耳含悲茹痛之極有曲折焉爲君父者豈不欲其臣若子爲忠臣孝子哉何乃屈折督責放流誅死而後快也則未能深探其隱而人事或從而間之也夫臣子之所爲有極難耳求盡吾心固無望乎君父之知之也知且無望而望報乎以報爲幸則必以屈折督責放流誅死爲恨此亦與於不忠不孝之甚者矣故爲君父者推其曲折而知其所不及知與不欲知則亦已矣熊公曰吾終無以報之矣

九里洲梅花亭記

古君子之爲政也豈惟是簿書筐篋期會征發而已蓋將與其民優游漸浸於詩書禮樂之府如父兄之教其子弟朝夕勤懇而不能自已而其民之視上也莫不各有家人骨肉之愛相與樂其樂而憂其憂是以澹泊無事上下相安獄訟不興盜賊衰止乃以其暇周覽封疆循行阡陌或登臨嘯歌詠歎其事遠近傳誦侈爲美談歷久而不忘其在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言相親也又曰毋以我公歸兮毋使我心悲兮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誌遺愛也三代以下此風已杳不可睹讀豐樂亭兩竹樓諸記猶庶幾其遺風焉辛酉歲冢

大人自新城移宰桐廬桐廬介建德富陽間風俗醇茂山川清曠邑之西則子陵釣臺存焉傍邑則桐君採藥之所也其水自新安江而下至縣治左天目之水會而東爲桐江行二十里爲牟溪溪之南有洲亘九里無雜樹老梅不下數萬株當華時雪月彌望雖江南之蜀岡鄧尉無以過而居民樸不知其勝甲子之春家大人遊而樂之擬建亭其上以告邑士民邑士民奔走恐後有成議矣不數月家大人移蕭山夏六月水發徽歙平地高十餘丈桐邑當其下流洲之樹不沒者如薺歲大祲議遂罷壬午冬予視學兩浙明年春家大人試士金華府訓導徐君曰紀桐廬人也以斯亭告又明年落成而

余復侍家大人金衢試士歸過之村民聚觀者肩相摩也時家大人去桐二十年矍鑠如昔民相顧驚喜舊時父老相識者咸進問勞苦如家人歡所謂歷久不忘者其在斯乎徐君告余曰亭之將搆也居民望見有紅燈二上下其處遂近巽之又形家言亭在巽方有科第之兆雖都渺茫不足信然邑之士民服家大人之教久而不忘吾知其必有駸駸日上者是亭之所樂觀其成也爰記數語付徐君勒諸石而并記司事及樂輸者姓氏於其陰示後人

江山縣重修儒學記

天下事其適然而得之者非其所必得者也非其所必

得則其得之也易而其視之也輕已以爲不甚愛惜而忽之人亦以爲不足貴重而忽之則雖以至美之物而失其所以爲美故曰物以罕而見珍事以難能而可貴也

朝廷設學校以養天下之士優其禮貌厚其廩餼懸爵祿以招之開科目以進之其所以待士者重矣故四民之中士爲貴然而窮鄉僻壤目不見古人之書耳不聞聖賢之事朝釋耒耜暮操觚而求之貿貿然爭勝於數十百人之中此數十百人者皆此類也得之則亦得之矣回視不得而操耒耜者猶吾類也於是士無以表異於民而民亦不以士故異之由其求之者無道而得之

太易易也夫人才不甚相遠其循循而日上也有其漸其循循而日下也亦有其漸彼見如是而能得則必求其如是矣必如是而猶不得則必求更進於是矣此其所以日上也彼見如是而已得則僅爲其如是矣卽不如是而亦可得則不必務及於是矣此其所以日下也衢州凡五縣江山介閩省稱劇邑其應童子試者千餘人多能文者故稱文士之盛在衢必首江山而弟子員額獨少乃不得比龍游前學使晉寧李公以爲言欲割龍邑之額以益之事下覆議時撫軍南昌熊公及余上言人文多少盛衰不可定設他日各有進退勢且紛更不如仍舊議乃寢及余歲試江山諸生猶以爲言余曰

諸生知江山人文之所以獨盛乎惟其人多而額少故
難得而入爭自奮以求勝也苟增額如他邑則亦將循
循日下如他邑矣昔孔子之論仁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是天下莫易於求仁也其告子夏曰仁者先難而後獲
何難易之不同歟言其易所以誘凡民也言其難所以
勉賢者也學問然郎科目何獨不然語初學以難則畏
而廢學矣語成材以易則玩而廢學矣安於易者不可
驟進以難習爲難者不可驟更以易難易之權教者之
所以鼓羣材也且江山應童子試者千餘人其得補弟
子員者幾十二人是以百人而得一也科舉之數每八
十人而得舉者一人是不及百人也今弟子員歲科有

之而或數十年無一舉於鄉者諸生尙不能爭其所易而先畏其所難抑亦惑矣將所謂易者未必易而所謂難者有未盡耶旣以告諸生越明年邑將修學宮自雍正十年修葺以來三十餘年矣邑令及司教偕紳士協力而新之縻白金三千餘期年而成告於余因書之碑願諸生勉爲其難者邑令者某某也司教者某某也紳士不徧書董其事者某某也

修理鳳凰山記

自虞廷分建岳牧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岱華衡恒各以時至秩祀山川巡幸察庶典莫隆焉乾隆三十年
皇帝旣命江浙吏民之請將底績河海之防蓄自十六

年以來於今

四巡猶廣與也按浙江本禹貢揚州域在漢為會稽郡禹貢之表九州也或以山或以河海浙之名省以江江之名浙始於山海經後漢書郡國志云會稽郡有浙江浙者折也以江多曲折而名莊子稱制江乘欽稱漸江枚乘稱曲江皆是而江之奇尤以潮著杭郡東南瀕海百里而近海有三亹龕赭兩山之間為南亹禪機河莊間為中亹河莊以北迄海寧城隄為北亹詩傳所謂山絕水為亹者也江水自富春來凡三折而達於海海潮夕兩潮過鹽官之尖山始縱遏三亹又為江水所激抑乃益澎湃淜湃奮起猋迅為隄害故江海者浙之門

戸要領也自乾隆十一年海潮由故道趨中亹南北岸
爲坦途二十四年大溜北趨逼海寧城隄
皇上宵旰憂勤不遑暇逸二十二年二十七年
親臨尖山循隄百八十里嚌咨商榷以與民生川所效
藹既底既蹬茲以普後來圖復勢相度維將撫臣熊學
鵬謀於衆曰維江海浙樞
上所以來必有崇壏隩區足以總攬全勢庶呈端由以
契天維僉曰城西南山曰鳳凰南宋之所都也其石曰
排衙吳越之所開也其巖曰介亭祖無擇之所遊也其
巑曰月巑洞曰金星蔡襄燕肅之所題銘也其高百尋
江之三折海之三疊俯瞰而覽惟此其宜撫臣度之可

體

上德意不以勞民捐奉以先數月集事閱二月

上自尖山來遊曰

幸其地天地開朗纖雲不興風濤晏如江海一碧

皇上按圖徵形考鏡原委遂峰別沚以名自獻

理情嘉說

賜亭曰江湖勝覽臺曰澄觀越日又

幸之　維城謹按時遊之詩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又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般之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言周王以時巡行諸侯百神受職河嶽莫不感格也又言周王登此高山以道河嶽河雖

善溢翕聚不爲騷也惟天實右序之故敷天之下咸對

周命我

皇上念率先典勤求民瘼鴻章四举滋液滲漉升名山

望遊海與岳牧大臣咨訪道要以奏平成蔚書所載其

何以加茲禮成撫臣爲維城曰子職輶軒

巡狩所有事也宜記之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記

淀河圖記

乾隆三十有二年二月之吉

皇帝將東巡乎天津先博覯乎兩淀發軫

御園館於趙北口

御安福艫肩風客與韶景怡暢兩淀之中止頓凡五而

易衛二漳唐滋沙滦之水並流雜派咸就考鏡枝條分明盤淺疏淤積長補闕指顧之頃機宜萬千雖服古之士服食桑經守土諸臣爬羅邑乘不能悉其曲折窮其浩渺者矣於是兩涯夾岸歡聲如雷盤躚蹐肩拜跪鼓舞

皇帝樂水功之平成嘉民情之欣鼓流覽餘暇發爲

天章勤求之誠指畫之切自然流露兼以考古証今抑靡崇儉體賅衆妙義盡羣方臣幸叨侍從隨榜人之後露朱所賓快睹爲先謹錄二十六章爲一卷繪圖於後依約水郵不求形似冀託有司圖說之義焉臣錢維城謹記

甘霖應禱圖記

我
皇上念切民依痌瘝在抱愛之如子視之如傷至誠所感庶徵時若三十餘年以來恒如一日乃者春畬望澤時霖稍愆
皇上先天下之憂而憂以兆姓之命爲命法宮問夜望景焦思已不啻瞻仰昊天云如何里之切
特詔禮官諏吉四月十八日虔禱於天神地祇太歲壇
先期於十六日
躬詣黑龍潭拈香行禮甫畢靑冥歛霧屛翳噓濛山川百源奔赴恐後

返蹕東園隨輦布濩自申達子綿延雱霔土膏漸濡良穎勃發農抃於野商歌於市其感應也如形名影如響赴聲至誠格天莫捷於此古云賜感天不旋日豈不信哉臣伏攷詩詠貫燎禮存皐舞三代以來或損滋露坐慮獄振窮事止修文應非旋踵然猶宣付史館傳播盛德今皇上通神人於一氣和升降於一誠得請而喜小心不匱伏讀聖製未雨以前惟切憂勞既雨以後益懋乾惕此聖人純亦不已之誠自然流露者也蓋聖主之事天眞如家庭視聽之瘖疴癢相關唯諾無間

在上著有愛而復勞之情在
聖主有善則歸親之義此無論羣黎順則身蒙滲漉之
澤不知宵旰之勤即 臣 等日侍
禁廷亦不過心領化神無能仰窺在宥者矣然鈞陶無
量固難擬諸形容而涵煦有情聊用彰其物土謹繪甘
霖應禱圖恭錄
聖製冠之卷首 臣 不勝踴躍歡忭之至 臣 錢維城謹記

萬樹莊記

新城東不十里有朱家村前明恆邸山莊也
國初爲本邑王氏有莊多古木遂以萬樹名刑部郎袁
瞻游之尊人奉常公幼讀書於此手植柳數十株今垂

五十年皆大合抱鬱然成林矣長山古於陵地其城南有魯泉曬海之祖產也王文簡甲申避地嘗居之曬海之伯祖平慶觀察爲文簡及門文簡晚年優遊林下多魯泉題詠觀察皆刻石於壁王袁兩姓姻婭百年魯泉萬樹迭爲倡和繼此文簡從子石丈山人丹青有名齊魯間因各爲圖畫集時賢詩記裝潢成卷兩家珍而藏之文簡裔孫紫峰既覓魯泉墨蹟而曬海亦搜先人手澤之在萬樹也至則徘徊不忍去二莊各田三百畝魯泉近山場多廬舍萬樹屋少而地肖腴新城尹元和彭公爲通其情而互易之以圖畫投受無券直於是王君乘故宅而徙家焉曬海族居長山縣北之焦橋世守不

能去乃以莊爲別墅敘其緣起以告於余因記之而系以詩

聖駕巡幸天津恭記

臣聞河渠天下之至計也其大者曰通漕曰溉田而通漕又河渠之大計也其治以疏瀹爲主禹貢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言治九州必當疏通疏瀹也唐虞皆都冀冀三面距河河者八州所從達于都城之經流猶漕河也自漢以下始有漕運漢都關中所治不先汾渭褒斜以利漕也我國家建萬年不拔之基實古冀州東境漕引東南以達京師惟運河爲經流其在大江以南天目具區三江之

水注之以逆于江江之北淮泗河水注之在山東沂汶漳衛入焉至于天津爲南運河潮白溫榆大通之水東滙于通州又東至于三會海口東西七十二淀合爲大清河鳳水永定淸流會之滹沱洲山爲子牙河會之同爲逆河入于海爲北運河天津者南北運河之交畿甸衆水之所歸也

聖祖仁皇帝經營淀度凡六幸蕩疏浚隄防悉經指授六十年間樂樂利利

世宗憲皇帝大修營田灌田萬萬頃我

皇上纘舊緒恢前功不下戶闥而同九州宅四隩爰自畿輔以迄海宇咸奏平成乾隆五年修白塘開治引河

導積水入于海河八年開楊家口引河支分清河利其勢十年始建格淀隄障滹沱渾流毋使北入淤淀起臺頭過靜海底西沽長八十四里有許豎月河起茅灣迤張青口東入于十望又東至于西隄建賀家口閘於天津東通潮汐上溯八里莊又東北建何家圈閘備蓄洩上沿淩家口十一年開淩家口引河導坡水注五閘坡水匯以下如淩家口者四曰李七莊曰大任莊曰清寧侯曰蘆北口十八年修青龍灣兒減水壩濬引河二十五年漳北徙則築沙莊隄障之入衛以利運二十六年築文安隄自蘇橋至於馬村二十八年增天津五閘各爲二二十九年開南股新河自長村東流至左各莊

與故河合濟中亭河自十里過蓮山淸河北支派焉築
石閘於留兒莊子牙派則泄於衛潴衛築龍亭閘於獻
州東獻南源水排之南東入於滹沱築石閘二於子牙
河西隄導河間任邱澱水之無歸者子牙支河北則鑿
故河鑿新河二十里以爲正以其土爲隄復治五閘溧
之潴鹽水沽自秋澱東北入於海河三十年以來

皇上宵旰勤求按圖指畫因地之宜順水之性無發卒
起徒之勞無增賦加派之費耕夫饁婦熙熙愉愉安享
其成而青齊梁楚揚越之區細而陂池潴滄大而河湖
江海莫不底績旱潦有資蓄洩有法田皆肥饒歲收畝
或倍數鍾漕利便幸五月罷於畤大倉之粟陳陳相因

盈囷不可概量僅以繩尺算之
皇上乃稽
祖制霈曠典普免天下漕糧天下歡聲如雷忭舞拜跪
不知其自維時畿甸之民沐澤尤遍咸相謂曰
皇上顧念東南澤國屢勞
屬車懋臣民之望而天津近在甸服之內顧未得一覲
龍光
帝何靳焉
帝曰俞惟茲水功畢興肅可不究覽以稽厥成乃錫吉
日先期飭大吏飭後供頓張縱樂以乾隆三十二年二
月己未

啟蹕御園告行於
皇太后越三日壬戌至於趙北口若翼日癸亥
御安福艫自趙北至天津徑東西淀為里二百七十行
營六
蹕道所經皆數十年
嚮議經畫之地於茅灣見月河之成焉此東西淀所由
分也天津清河兩道所瞰也西則盧僧柴禾南則藏櫃
滙流東則燕子口十壑莫不順軌於中亭仰
聖鑒之精焉決永定河南隄復故道由牤牛注中亭議
者之舛也亟
命築之隄乃無潦化積水為平田民食其利十餘年於

茲矣於蘇橋

聖祖仁皇帝御書在焉豐碑屹然雲日翔采

皇上維舟祗謁瞻印徘徊爰製

宸章以紀

聖蹟又東逾長村至南股新河會同河舊有三疏爲四

瀆蓄耳淀瀝曹家泊而下張潼黃淀胥得所歸乃復導

陸

隣于牙河越格淀隄通望全河總覽大勢冀州以南水

歸其壑矣則有龍亭閘在河間任邱遇不汎濫矣則于

牙二閘翕張於西隄焉渾流雖暴漲不爲害則留莊之

閘蕭港瀦之故道迂曲紆支暢流則以支爲正之效得

爲南望黃流北顧清淀長隄綿延劃清渾之界屹爲中權則格淀功最而莊兒頭迤南子牙入淀故道無隄者猶十二里有奇
特命接築之自王家口兩段隄以下形勢絡繹子牙永無入淀患其他工不在
蹕道者臨覽遐矚咸已鏡其源委三月乙丑朔越三日戊辰
蒞止天津周五閘度五河盡人事推天功
帝庸作歌泐石永紀遂
幸揚惠至觀海臺量水所極歸墟是宗水波不揚乃習水師練步騎備軍實旌武士

旋蹕行殿
名羣官會食於和門賞幣有差
帝曰朕所以來爲百姓耳凡所過糧十分之三除之其
天津所部宿逋緩征銀七萬三千餘兩及借穀十三萬
四千餘石咸免復
推恩總直隸逋欠銀四萬九千五百餘兩穀六萬六千
四百餘石皆赦勿徵童子之應鄉校試者視邑大小增
額民男婦年七十以上優以粟帛舟人應役者計其稍
食而益之商之以鹽筴爲計者寬其期四輕緊以上至
軍徒減免如例又
詔大吏斷羣吏有逃事於

行在者
賜一級其或犂吏議皆宥凡諸罷職以迎
鑾至者下所司籍其名得酌用
詔旨所下彝倫攸敘不需溉自興隆莊東過揚惠裔麥被
隴綏斐彌望千村萬落扶老攜幼蛾伏覓趨以覲
天顏歌
帝德者駢肩接踵日萬萬計
皇上樂歲功之時敘嘉民說之无疆綏轡紆榜時降
清問慰至渥矣情至浹矣
駐蹕三日以甲戌
旋旆循潞河

命築隄兒港坦坡遂憩南苑修一畝泉團河故蹟諸功
畢奏河海均受治十六日庚辰
問安
皇太后回蹕圓明園臣 忝列
禁近叨扈從二十二年隨
車駕南巡時
上念沂徐間多水患度地勢所便
命疏沂水洼六塘鑿伊家河浚微山湖入運排羣議築
河北堤
發帑金數百萬兹修山東河南江南北水道悉乃永息
三十年

上幸浙先是浙潮趨北塹海隄急

上親授方略增石塘立水誌至是功竣

上臨視 臣方督學於浙從

上登尖山循海隄下臨安茲復繪筆於水陸途次仰見

聖天子六飛所莅皆與安黎元萬年休養之計豈特省

耕省斂補助一時已哉竊考之依古以來水土之功莫

尚於禹抑鴻水乘四載勤勞天下明德遠矣然時方苦

昏墊而禹受帝命作司空不寧厥家亦其宜耳我

皇上履九五之尊席重熙之運無祁寒暑雨之咨屢已

饑已溺之念兢兢業業日昃不遑禹之胼手胝足以勤

溝洫未云勞也 臣檮昧無足仰窺萬一謹從圖人舟子

之後撰述聞見聊備記言記勤之職云　臣錢維城謹記

古畫記

古絹畫高八寸寬八寸十分寸之七山半城城樹一幟溪沿山之足騎而軟巾便服過溪急行者一甲冑腰弓矢馳而追者三持矛而刺者一一人回馬背指若將告者爲一隊騎而旋山之麓將出者二執大旗一人步而從騎而從若將出者七從而見其首者一爲一隊旗而未出山者一隊按船烈乘的盧騎走渡襄陽城西檀溪事頗類此然世語載過溪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差不合又的盧白顚今馬純白將畫者未深考耶抑非耶翰林陸丹叔買之市以示余余不能定誌其疑俟博雅

好古者

秋田綏順圖記

臣聞業有由致功有由成鬼方雖遐三年已憊若廼虞
階敷德苗格七旬可謂捷矣要亦有心求之不然胡暇
戈鋋而蹈干羽
皇帝天覆寰宇浙渾羣生外薄四海安養卽敘在昔策
妄跳梁其部土爾扈特汗阿玉奇弗善也去之俄羅斯
離中國絕遠其從孫渥巴錫聞
皇帝奄定西域同面萬里外挈部而歸夫豈招徠底致
長駕遠馭哉春風動而蟄蟲自出大海渟而百谷咸宗
如是焉已時

皇帝行獮木蘭至於伊緜其部長入覲扱地拇首湧淚踴躍若孽子久擯而乍投父母之懷也

皇帝坦誠布信同仁一視其長歡溢始圖撫膺恨晚同時四十八部雀喜權忭雖埒而言曰大哉昊天四極所仰於今覿見中外一家若此其極盛也斯事體大雖使馬遷跳筆相如操觚莫能綜其綱領

皇帝親灑宸翰日不逾晷洋洋千言推本

祖烈逆溯穹緯崇功曠古行所無事闡論發蒙知幾其

神矣大矣跳克盡矣美矣盛矣難名言矣昔唐太宗僅得頡利閻立本作王會圖　臣竊陋之顧甄謭劣迺逢

至治得睹千萬年未遘之盛典讀千百王未著之

聖文無所發揮心氣抑塞輒竭思慮繪秋田綏順圖一
卷進呈
乙覽豈以藻寫乾坤亦自擬肖翹鼓舞之忱云爾因爲
頌曰
皇矣惟
天
皇帝位之附土蠕動孰自外之有其外之如去所生旣
歷四世俙然來庭方來未來羣議嘲嗎
皇帝曰嘻其來曷謀
皇帝曰俞汝來曷憂惟
天所生惟我所子日月大光奚有萬里帷明弗矚薇於

一指儀則九重一晝夜耳却特舊部四十八家四衛全

歸盡族無宅豈惟無宅震俄羅斯曷敢來言奪子於悛

豈惟無言將赧厥醜盍歸乎來渥巴錫後邇風奔奏夫

豈一方油雲氾濩開我明堂

聖功不有謙尊而光惟

天之錫惟

祖

宗之烈惟

聖母之慶

總督阿公招諭金川記

乾隆三十七年櫱壩土舍與其土司爭襲職不得土舍

襃去爲僧其頭人彝金川土舍者土司之宗人頭人其
部長也先是金川酋狠卡與小金川相讎乾隆十三年
上命經略大學士傅公討之狠卡肉袒詣軍門降釋而
遣之卽黨壩之嶺交金川者名之曰滅金以爲界至是
彝者潛引狠卡襲奪滅金嶺侵諸土司總督開公令九
土司合攻之官給其餉四年未克狠卡益攻黨壩額碉
令其增巴底別攻巴旺卡卡山梁並據之三十年阿公
爾泰以山東巡撫擢四川總督旣抵任會九土司請餉
公曰餉不可與九土司亦自衛耳利吾餉金川卽易破
不可得左右咸曰宜與公曰吾非吝餉也誠破賊賞之
倍所給也可坐而得餉是以餉豢九土司而資賊也卒

不與未幾九土司果以力疲告願息攻公具以狀聞
上命公招狠卡即不來親往諭之三十一年九月公承
命出維州九土司咸會遂至雜谷腦狠卡遣頭人持狀
愬九土司無故見攻前後遣使十數輩皆被抑不得申
公叱之歸告狠卡速來否者吾率兵且進頭人股慄去
遂進歷梭磨卓克基松㭎黨壩越十二日至滅金嶺狠
卡已待嶺下公留兵及九土司於後獨與數十人肩輿
下番兵露刃夾道見公皆俯伏獨一人立公遙指之曰
此必狠卡何獨立狠卡乃跪曰狠卡謹謁公曰而隨吾
輿來稍進至拉必斯滿去酋柵三十里設帳坐狠卡與
其上舍頭人俱見番民觀者千人狠卡具述爲九土司

所冤狀公曰猥卡爾志
朝廷之活而命耶懸者經略大學士奉
命征爾爾如釜中魚不翦爾土宇不殲爾宗族憫爾之愚赦爾之罪以有今日今無故侵黨壩巴旺諸土司地擄其牲畜民人及命九土司討復與抗普天之下尺土一民皆
皇帝有
皇帝仁覆萬物視之無遠邇大小爾頑不知爾罪不赦九土司何罪且爾之自爲計亦甚愚
皇帝德威遠播準夷回部自作不靖一舉滅之闢地二萬餘里自古不臣之國皆稽首受命爾金川比之曾不

及其一部顧欲負固恃强何所逃死於是猓卡頓首曰猓卡知罪矣雖然寧死不爲九土司下惟公命公曰爾之滅亡不必煩天兵卽亦不在九土司爾卽强入民幾何頻年用兵男婦不得耕作射獵饑不得食寒不得衣强者死戰鬭弱者死守禦死轉輸不數年死亡且盡爾何恃以抗人且爾民寧盡死而爲爾用耶卽爾土舍頭人父母妻子不相保若汝久乘間且爲變諱者揚讎宣之時觀者益衆伏帳外皆欷歔猓卡左右顧土舍頭人皆色動公曰爾妻槪禍旦夕作居高樓積薪以待爾屈室家之樂何如平時爾子女俱長諸土司無敢與通婚姻爾遂將老死而無後乎且何顏以對子若女請求覓

狠卡失聲哭曰有生以來求始得聞此言也願悉退所侵地毀所築碉反其民畜世世不敢負
朝廷公察其誠宣
上命赦之遣使與其頭人偕一如戒是役也不煩一兵而數年桀驁之酋拱手而受約束蜀之人咸多公功余耳熟焉三十三年冬公朝京師問之益悉而公謙抑不自居余以爲有古大臣風間以語同官綽公綽公曰固知之公初爲右江道時安南有別部曰梗𦿔喀得罪亡入邊安南追之傷邊兵總兵官某以犯邊告巡撫某公將徵兵且以讓公公報曰彼自追逃人誤傷耳急則滋事發一紙諭之縛傷人者來事且定總督策公獨奇之

屢薦得大用其論金川猶夫初耳蓋余之知公晚矣筆之俟作史者採

於潛縣重修儒學記

古之學者重道德今之學者重科名重道德者溥文辭重科名者攻舉業二者若背馳然非也文不足以載道不可以爲文道不足爲世用不可以爲道鄉舉里選成周用以取士然行之後世弊且甚於科目糊名易書法密而弊不止然名公鄉亦出其間是則取之法不必同而教之法三代至今不可易也今之縣學即古鄉學今之太學即古國學是在端其所以教者耳

朝廷取士之法備矣有鄉科有會科有博學鴻辭科

天子巡幸所在有詞賦科學臣有選拔科鄉會期三年鴻博詞賦無定年選拔期六年今更定十二年鄉會以省定額鴻博無定省無定額詞賦有定省無定額而選拔學一人寧缺無濫夫寬其期以養之因其地以甄之而患無真才患有遺才吾不信也鄉會糊名易書鴻博詞賦糊名不易書選拔不糊名易書鄉會詞賦取文藝鴻博由大臣薦

天子親策之選拔出教職縣令就高等弟子行優者冊上郡郡守核實冊上學臣學臣試之縣不數人或十數人拔其一以貢太學故科名莫盛於鴻博選拔雖未及鄉會而取之之法加詳夫學校縣府甄其文行而後試

之此亦鄉舉里選之意也得以三代之士試以古聖賢之文寬去今時之法士之與斯選者宜何如哉即士之不與斯選者宜何如哉於潛爲杭郡屬邑處萬山之中士風樸率不與郡同百餘年來科名絕少張子毅年余選拔士也爲邑訓導見學宮傾圮茂草攸宅與知縣張君奕教諭張君長垿捐俸倡新之邑紳士踴躍恐後自殿宇門廡崇聖名宦鄉賢祠次第舉別建文昌閣於前役始於乾隆三十三年戊子春訖庚寅冬告成張子寓書於余屬爲文以記歲月余惟今之士宦大都苟安無事而已其令僻小邑則益自頹放有志者習勤斂博還調非有休戚相關於邑士民者也而教職大都貧且老

圖便安耳教諭張君舊所識與張子皆少年力學士知縣張君雖未謀面然能憫士風之不振科名之寥落毅然以鼎新學舍爲已任其去俗吏之所爲萬萬也黃子瀛元余於瀋所拔士以辛卯成進士入詞林適當學舍告成之明年誰謂爲之而無其效哉顧惟克副乎科名之實而不徒以其文則務端其所以教者以繼起將來之盛是則三君子之責也夫